

周五，同学来电邮问，周末是否有兴趣到匹兹堡（Pittsburgh）访友一游。正好周末无事，而且又没有去过匹兹堡，欣然应邀同行前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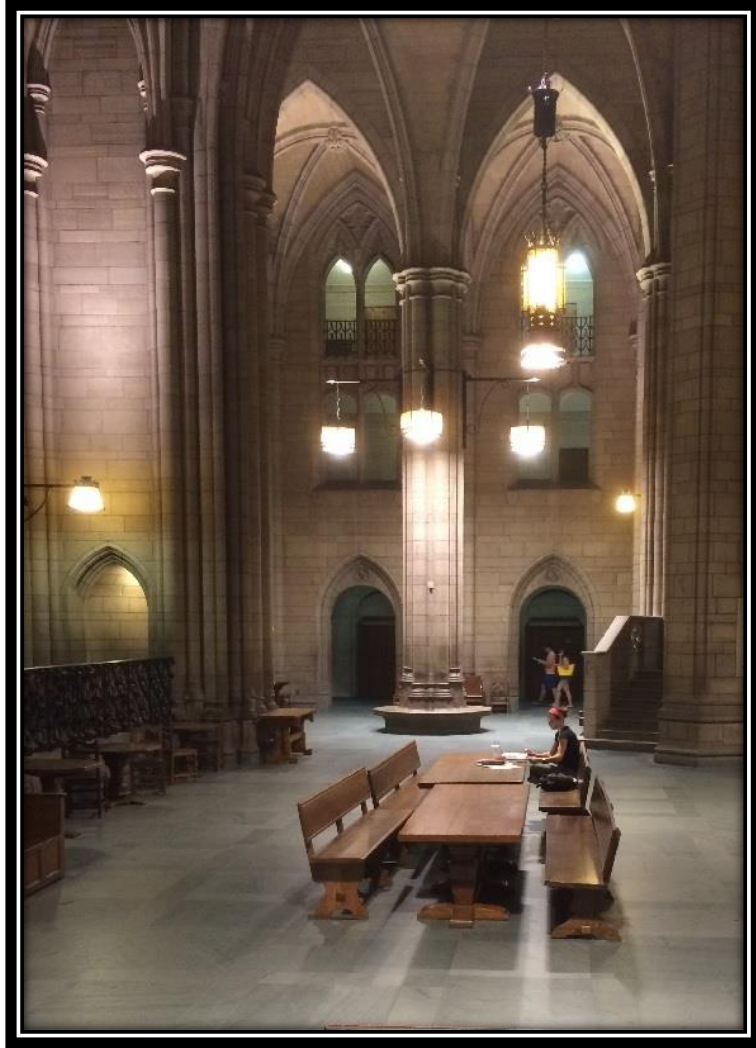
周六，一早就出发。上了 70 号州际公路后，一路向西。我们的宝马 X3 顺着沿途蜿蜒的丘陵地带欢跑。盛夏，蓝天白云，艳阳高照。公路两旁绿绿葱葱的树林，带来阵阵清凉。山坡下一望无际的田野，正待灌浆的青纱帐和金黄的麦浪相互摇曳，享受着夏日的晴朗和期待着成熟的收获。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呆在办公室面对电脑的上班族来说，能够眺望窗外那可怜的一框尘世就是放松了。撒开了轮子欢跑在夏日的山峦和田园之间，无异是身心莫大的享受，人生一快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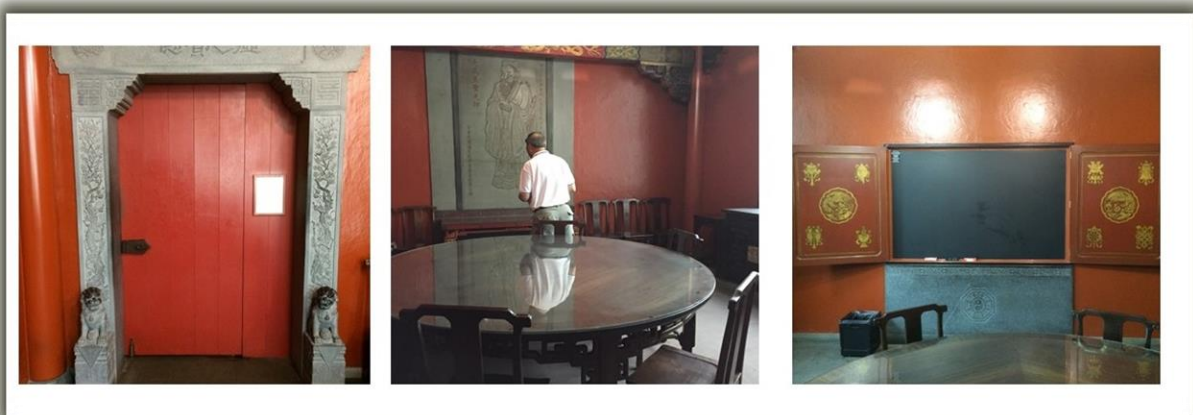
从我们这到匹兹堡跟到纽约一样，四个多小时，小半天的路程，中午就到了。两位同学都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的，一路开车带我们从市区东边奥克兰区（Oakland）进入进入了匹兹堡大学（University of Pittsburgh）。匹大，简称 Pitt，是那种老式开放校园，没有任何围墙。校园直接就浑入市区街道，跟我当年就读的 DC 大学类似。不像国内大学都有围墙或者边界，一看就知道校内校外。大学一半为平地一半为山坡，主要建物座落在南边的平地上。车子不知不觉就到了匹大校园的地标建筑：学习教堂 Cathedral of Learning。



学习教堂，一看就让我联想到欧洲著名的哥特式建筑。据说，是英国十五世纪尖肋拱顶哥特式建筑。楼高 163 米，有 42 层楼，是世界第二高教学大楼。大楼以直立平行线条设计为主体，由下而上望，除了看到雄伟的建筑物外也看到许多直立线条耸入天空。据说，这是要告诉每位来此求学的学生学无止境之意。



进去后，可能是周末和暑假的原因，里面学生很少，游人寥寥无几。从中午明亮的日光一下子转为室内的灯光，由开阔的市区局限在一个教堂的建筑里，特别是昏暗的走廊和教室里陈年历史的气息，不禁或多或少的感到有一种阴冷的气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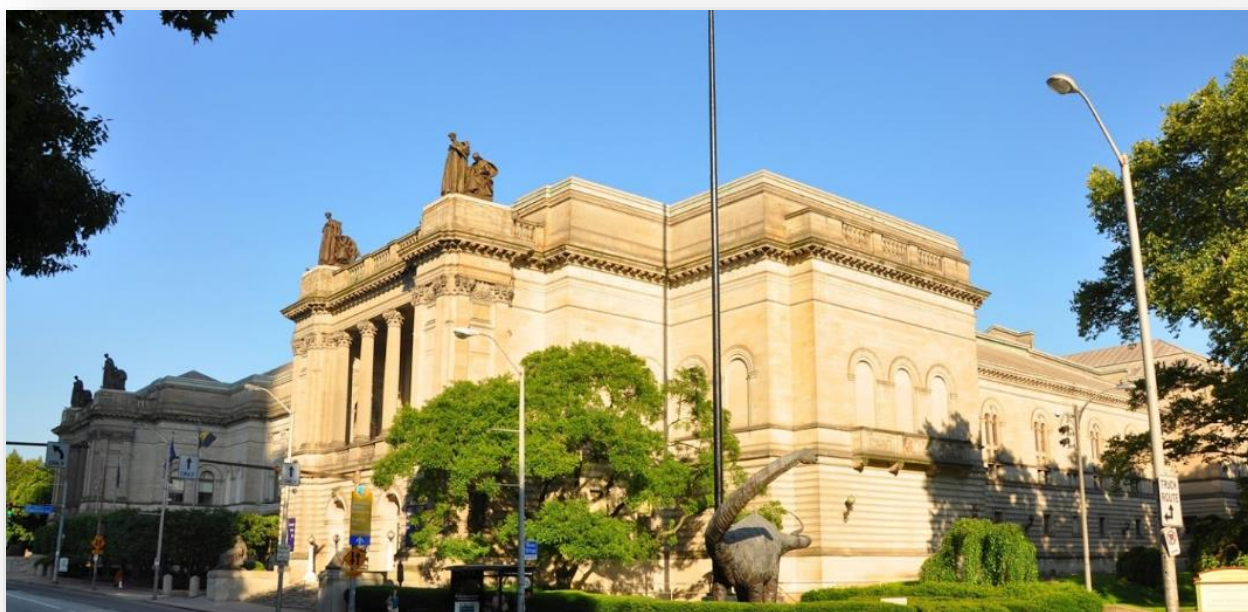
学习教堂里最著名的是一楼的国际教室（Nationality Rooms）。这里每间教室都被设计成不同国家文化风格，这些文化风格皆由所属国家派专人负责规划，供教学以及参观使用。我感兴趣的当然是中国教室（Chinese Room）啦。中国教室的陈设简单，中间一张圆桌，周围一圈椅子。右手边是上课用的黑板，左边墙上是孔夫子的像。门和门框都是中式的涂成红色，颇有中国文化的气氛。只是那张圆桌有点煞风景。它让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英国亚瑟王（King Arthur）和他的圆桌骑士们（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），而不是孔夫子在草席上教授众弟子的画面。尤其是圆桌被玻璃罩着，更让我感到现代和传统的文明冲突。也许，这就是西方和东方的融合吧。



出得学习教堂来，精神为之一爽。两位同学指指点点介绍着当年他们读书学习和居住的地方，让我对匹大有了几分亲切。校园马路上的匹大吉祥物 Pitt Panthers 是那种美洲特有的黑豹，跟花斑的中国金钱豹不同。参观马路对面是威廉彼特学生联合会，奇怪的是，学生联合会里的那位吉祥物却是淡黄色，跟马路上那位凶猛的气势截然不同，彬彬有礼，和蔼可亲，双眼流露着关爱和童真。于是，伸手和吉祥物交流东西方的仰慕，并合影一张。



匹大历史悠久，学术声望非常高，是世界闻名的大学之一。别的不说，匹大教师校友中有五位获颁诺贝尔奖，两位荣获奥斯卡金像奖。牛逼吧？难道不值得中国的那些重点大学好好学习？



学生联合会里出来后，站在马路上看到匹大和卡内基美隆大学（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）的校园紧邻。不经告诉，就象一个校园似的。卡内基美隆大学 CMU 也是美国响当当的学校。在《华尔街日报》的大学排名上，CMU 的计算机科学系排第 1，金融系排第 4，经济学系排第 7，大学整体排第 10。同学介绍说，两校师生学术合作交流频繁，许多科系可互相选课，甚至有些学程为两校共同开授。



赚了钱后，回馈社会，这是当年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·卡内基，卡内基梅隆大学创始人，在《财富的福音》中所表达的思想。美国内战以后，不少工业家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，并且希望献出这笔财富，在自己的名下创立教育机构。著名的华盛顿·杜克的杜克大学、埃兹拉·康奈尔的康奈

尔大学、约翰·霍普金斯的霍普金斯大学、利兰·斯坦福的斯坦福大学、约翰·戴维森·洛克菲勒的芝加哥大学以及康内留斯·范德比爾特的范德堡大学等高等学院，都表现了这一思想。今天美国微软的比尔和脸书的马克也都在践行这一思想。不知道今天中国的那些土豪们在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后，有没有想到“回馈”两个字？



从学校漫游出来后，顺便看一下市区。匹兹堡是宾州第二大城市，是全美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，多次被评为全美最适宜居住城市。登华盛顿山上可以眺望全城风景。上游的奥里格纳河与蒙隆梅海拉河在匹兹堡汇合成俄亥俄河的河口，河面上大大小小的有数不清的桥梁，据说有 400 多座，可以说匹兹堡的不愧有桥梁之城（City of Bridges）之称。



匹兹堡曾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，有“世界钢都”之称。匹兹堡被人们昵称为钢铁之城（Steel City）。走在大街上，同学告诉我，当年的城市受到钢铁工业的影响，产业度高集中，环境污染严重。整个城市的天空都被污染成黑的。直到 1980 年代末在匹大读书时，建筑物都染成

了黑灰色的。后来，匹兹堡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，在匹大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带动下，一批从事电脑软件、机器人、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和生物医药等研究开发和生产的高技术企业发展起来，形成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，冶金、生物制药、化工、计算机、电信、金融为辅等多元化的产业结构。成为美国城市经济成功转型的典范。不管是校园漫步，街头徜徉，还是山顶眺望，匹兹堡完全不再是一副钢铁城市冷冰的模样。曾几何时，如今的匹兹堡已经是有名的机器人之城

（Roboburgh）了。学校当年那些曾经被染成黑灰色的建筑物，经过清理，容光焕发。但是仔细看，仍然可以在墙角和边缝处看到那些遗留的没有清洗掉的黑灰色，在给人们提醒着历史的沧桑和教训。



到匹兹堡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看望一位从故乡武汉来匹兹堡的朋友。以前，每每回国探亲到武汉，这位朋友都会鞍前马后的帮忙。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，也不是朋友都能在周末聚一聚的。有机会能在美国和故乡的朋友周末一聚，实在是缘分。

想想故乡武汉，和匹兹堡何曾相似。有长江汉水交城而过，50年代就有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。有武汉大学这样的全国知名高校，还有中国三大钢都之一的武钢和其他如武重、武船、武锅、汉轧等重工业。改革开放后，除了老城区轮廓尚在，整个城市日新月异，几乎都不认识了。但是，跟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沿海和其它城市相比，差距是很大的。期待武汉的光谷不光是以下雨“看海”闻名，更是要以科技带动整个武汉的发展。小小匹兹堡，城市人口30多万，不失为武汉这个华中重镇，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样板。



同学要访问的匹兹堡朋友，我也认识。去年南美洲环洋游（太平洋、大西洋）就曾结伴出游。朋友在匹兹堡经营着几家餐馆。在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后（有空将另外撰文描述），晚间便在朋友处歇息。好久没有接触这么多信息了。可能大脑太兴奋了，周日早早就醒来了，要知道，一般我的自然醒是都在8、9点钟以后哦。

中午，同学和朋友办完事情后，我们就打道回府。回来走的是另外一条道，比去的那条路更好看。一路顺利，早早就到了家。短短的周末游就这么结束了！再见，Cathedral of Learning！再见，City of Bridges！再见，Pitt Panthers！